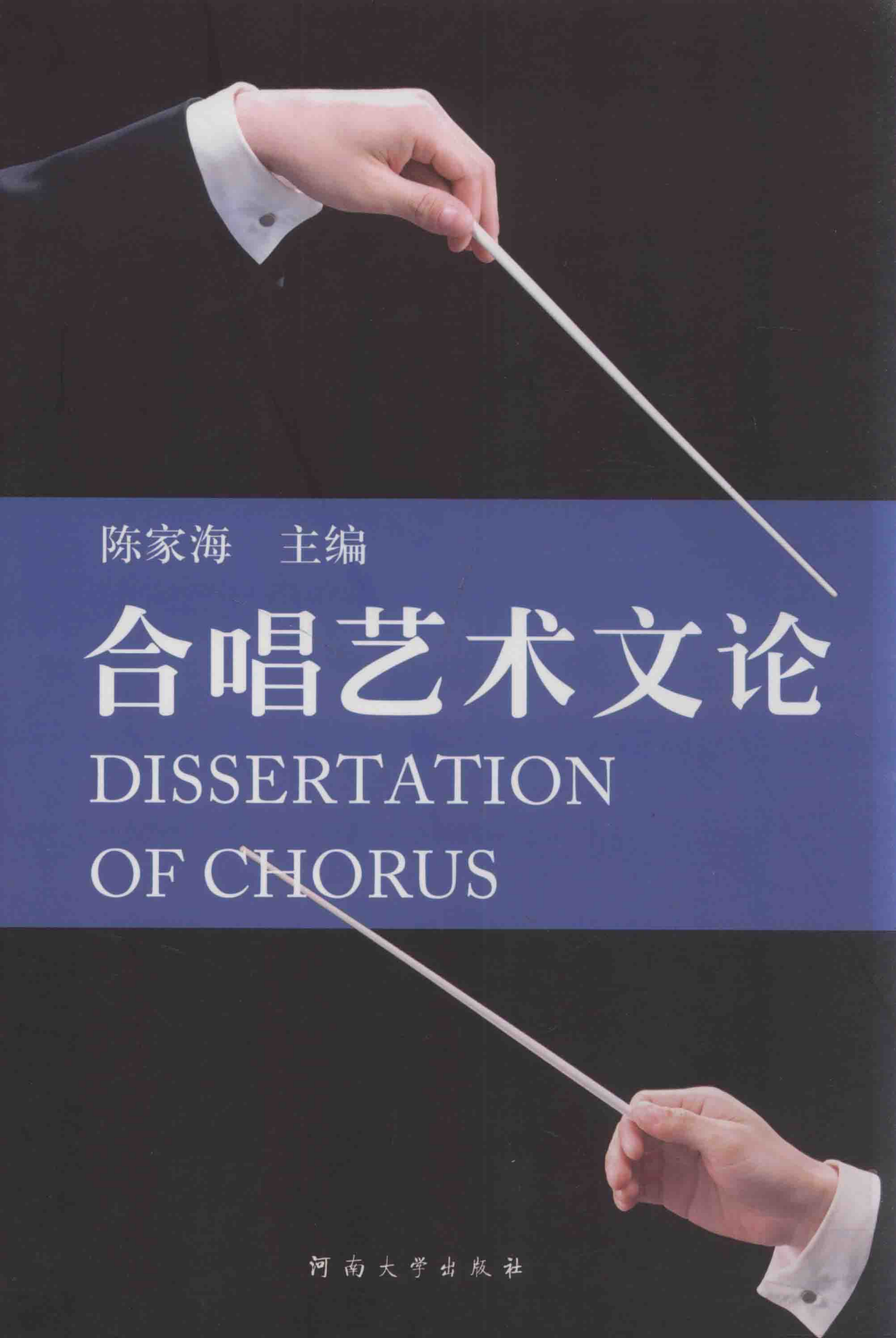




陈家海 主编

合唱艺术文论

DISSERTATION
OF CHORUS

河南大学出版社

合唱艺术文论

DISSERTATION OF CHORUS

陈家海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唱艺术文论 / 陈家海主编.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649-1364-9

I. ①合… II. ①陈… III. ①合唱-文集 IV. ①J61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2066号

责任编辑 武之音
责任校对 王宏涛
装帧设计 王四朋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12(高等教育出版分社)
0371-86059713(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天歌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527千字
定	价	5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对合唱指挥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

(代序)

21世纪是科学飞跃,学术深化,诸多学科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语境下,即便是一些专业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专业发展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理论与实践并重且其理论研究也倾向于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的特点,这是时代对于新型专业人才的需求所决定的。作为在我国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承担重要作用的合唱指挥学科,似乎与此趋势并不同步,这无疑是一种缺憾。当然,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合唱指挥学科在人才培养、舞台艺术实践方面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这能否表明本学科就一切健全了呢?如果说还有未尽如人意之处的话,那当是理论建设方面的问题了。

一、合唱指挥学科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合唱指挥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艺术。一名优秀的指挥家,一支成熟的合唱团队,往往需要长时期的训练和不断的舞台实践,才能初步打造成型。正是这种与艺术实践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合唱指挥这一学科在理论建设方面尤其注重与艺术实践的紧密结合。如:理论的来源是否是以充分的艺术实践活动为基础,理论对于解决实践环节中的具体问题是否应有较强的针对性、适应性和指导性等。因此,目前我们在所能见到的合唱指挥理论成果中,大多数是以指挥技巧介绍、指挥心得随笔、指挥经验总结的形式出现的。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着意要否认这些“经验主义”的成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及理论、现实意义。恰恰相反,我以为这些凝结着先辈、吾辈用心血和学术智慧而写就的“经验之谈”,是整个合唱指挥学科最可宝贵的经验财富,是合唱指挥学科理论建设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当我们静心审视该学科在理论建设方面的现状,并与其他姊妹艺术相比时,合唱指挥学科的理论建设还缺乏应有的学术高度,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深层的探讨和研究。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科,必有其自身的理论构架,亦即学科的元理论,而且这种理

论架构必须是超越了经验主义的层面,而具有更高级的形态特征,如充分的体系性、广泛的适应性、高度的思辨性等。具体就合唱指挥学科而言,知识介绍、经验总结也是一种理论建设,但相对而言,这些只是一种较为初级的理论研究,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不能一直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上,因为它们不足以作为元理论来支撑起整个学科。为了对学科对象、学科特点以及学科方法论等问题有更系统化、科学化的认识,合唱指挥理论研究必须尽快跨越一般性知识介绍、经验总结的阶段,而形成一种真正具有学理性且能够为本领域所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的理论体系。我认为,我国合唱指挥学科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艺术实践,例如有关学科范畴的认识不清,表演艺术理论认识的难以深化和体系化,审美价值观念的极端表面化和功利化等等,这一切实际上已经制约了本学科艺术活动的深入开展,并将给本学科的后续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为了促进合唱指挥艺术的发展,我吁请学界同仁最好把目光投向人类精神思辨领域,加强合唱指挥艺术理论研究,以使其趋于完善,最终起到深化认识、指导实践的作用。

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成果,开展合唱指挥学科理论研究

加强合唱指挥学科的理论研究,我认为要广泛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特别是借鉴那些已被其他人文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证明过的新的哲学美学思潮、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新的方法论体系,来开展本学科的理论研究,这样做或许是目前我国合唱指挥界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自20个世纪中前期以后,世界思想理论体系领域成体系性的理论成果可谓层出不穷,其中许多哲学思潮,不仅给多个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也造成了较大影响,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等。这些新的理论体系,后来逐渐被借鉴到一些人文学科的诸多研究领域,并产生了一系列具体成果,如有关艺术哲学、新语言学、艺术审美心理学的研究等,它们采用全新的视角、研究方法,观照已被司空见惯了的文化实践活动,不但催生出全新的艺术理论成果,更带来了人们艺术思想的全面更新。这充分说明,不同学科领域内的理论成果,很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一个较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合唱指挥学科毕竟是一门极重实践的学科,以上这些所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谓的“主义”，是否真的适合拿来解释本专业领域的诸多事项？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实践和理论从来就是相伴而生的，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世界上绝不存在完全脱离实践的理论，也绝不存在全面摆脱了理论的实践。我觉得对于我国整个合唱指挥学科而言，其他学科的某些理论成果是否适合被借鉴到本学科领域是一回事，而完全拒绝本学科理论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对其他学科缺乏了解，就从根本上否定理论研究的这种努力。

口说无凭，这里仅就本人在理论学习中碰到的几种引起我“借鉴”冲动的理论、学说，来说明这种尝试的可行性。

格式塔心理学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一个核心理论就是“异质同构”理论。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在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人的视知觉组织活动和人情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这就是“异质同构”，正是在这种“异质同构”的作用下，人们才在外部事物和艺术品的形式中直接感受到了“活力”、“生命”、“运动”、“平衡”等性质。在具体论述这一原理时，著名格式塔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谈到了自己曾做过的一个试验：

“在这个试验中，被试者是一组舞蹈学院的学生，他们被要求分别即席表演出悲哀、力量或夜晚等主题。试验结果表明，所有的演员在表现同一主题时所做的动作都是一致的。举例说，当要求他们分别表现‘悲哀’这一主题时，所有演员的舞蹈动作看上去都是缓慢的，每一种动作的幅度都很小，每一个舞蹈动作的造型也大都是呈曲线形式，呈现出来的张力也都比较小。动作的方向看上去时时变化，很不确定。身体似乎是在自身的重力支配下活动着。可见，‘悲哀’这种情绪，其本身的结构式样在性质上与上述舞蹈动作的结构式样是相似的。”

鲁道夫·阿恩海姆讨论的实际上是人的心理反应机制问题，但其中分明指出了形体动作和人类情感之间的基本对应关系，我认为，这就很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合唱指挥学科的相关问题，例如：除了指挥与合唱队基于学科常识和先期排练所形成的约定因素之外，为什么指挥的许多即兴指挥动作能够被合唱队员瞬间接收并准确地转化为音响模型？为什么不同指挥家在诠释同一作品（甚至是同一风格的作品）时，尽管指挥语言各不相同，却最终仍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指挥家在“备课”阶段，将作品的情感内涵或精神主旨托付给编定的动作系列中，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亦可以从“异质同构”理论的角度去解释。人类社会长期生活所形成的生存与沟通经验、技巧，赋予了人们在“异质”之间形成“同构”的心理本能，这样人们才会在特定动作与特定情

感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它也正为音响模式与动作模式之间的相互沟通(“同构”)提供了心理学基础。

海德格尔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划时代式的人物,他在尼采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基础之上创立了新存在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西方现代哲学领域中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他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提到过两个重要概念:“在场”(presence)、“不在场”(absence),所谓“在场”,是指当前呈现,“不在场”亦即当前未呈现。海德格尔认为:“不在场”并非不存在,它只是站在了“在场”的背后而已。通俗一点说:“我”现在呈现出来的神态,与我的父母、祖辈的血统、我周围的环境、我所受过的教育等等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的因素息息相通、紧密相连,然而这些因素并未呈现在当前,我现在呈现在当前的姿态是“在场”,那些未呈现的因素是“不在场”,但并非“不存在”。你要了解我为什么现在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个姿态,就不能只盯住这个“在场”的东西,而要超越它,进入到对那些“不在场”的东西的考察当中去,只有在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中,才能够整体地把握“我”这个知觉对象。乍一看来,这套理论很像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场”与“不在场”一样都是现实的事物,“不在场”并非“在场”的抽象的永恒的本质或概念。

我在初接触这一理论的时候,很快联想到它可以被借鉴到合唱指挥艺术领域当中。众所周知,音乐艺术是表演艺术,准确理解作曲家的艺术创作是二度创作的前提和基础。在直接就艺术作品与作曲家进行沟通并不现实的情况下,我们理解一度创作的最重要依据就是乐谱;然而我们又知道作曲家创作的实际上是观念中的音响模型,乐谱只是其音乐物化的初级形式而已。对于我们而言,乐谱就是“在场”,但作曲家许多的想法、音乐中音响的许多细微变化,很难由乐谱全面、忠实地呈现出来,于是这些东西就成了“不在场”,但它们分明是存在的,而且它们本来就是音响系列中的一部分,而并非乐谱背后的“本质”。从这个角度讲,指挥家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把“在场”(乐谱)的东西表现出来,还应该把那些“不在场”但“存在”的东西表现出来。我认为,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探究下去,不仅有可能形成有关合唱指挥学科新的理论成果,而且即便是从“功利”的角度上讲,也可以为正确、全面分析、诠释作品(乐谱)提供具体帮助。

信息论最早源于西方通信工程领域,后来逐渐被引入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而具有了一般哲学方法论的特性。信息论的奠基人、美国科学家香农曾经建立了一个通信系统模型来引出其信息论的基本思想。在这个模型中,主要有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信源、信宿、信道、噪声。信源即信息源,负责形成和发送信息;信宿即接收端,负责接收信息;信道即传输信息的媒介;噪声即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各种干扰。由于信源发出的信

息不能直接用于信道传输,所以又存在信息编码和解码的问题。应该说,要完成信息传输,以上这些环节已经足够了,但是要达到信息传送的准确、高效,关键又不在于信源如何发出信息,也不在于信宿如何接受信息,而在于信源发出的信息在信道传输过程中如何做到受干扰最少。

我在想,如果将指挥家的指挥语言也视为一种信息传输的话,是否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关于合唱指挥的通信系统模型:指挥者把自己对乐曲的理解以及演唱要求按照一定的规则(即指挥法)进行编码,通过特定的手势、动作、表情(即指挥语言)进行传达,合唱队员在克服一定的内、外干扰因素的情况下,观察到指挥的指挥语言,按照与指挥约定的指挥法对之进行接收,从而领会、还原指挥者的意图和指令,并采取相应的演唱行动。如果说这种横向移植还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信息论关于各个环节还有一系列的理论、措施,遵照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精神,我们大胆借鉴过来,必定可以形成一套关于如何监控合唱指挥活动全过程、促使其体系高效运转的程序规范,而我们对于指挥、合唱队员在体系中的作用,也必将有一番全新的认识。

以上,只是谈了我对如何加强合唱指挥学科理论研究的一些设想,目前,我也正在就其中的某些课题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其实,我对于其他学科的许多理论也只是一知半解,有些想法最终或许并不可行,但我总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尝试的一件大事,它关乎我们整个合唱指挥学科的理论根基。所以,我建议我们合唱指挥界的全体同仁都参与到这种理论研究的尝试中来,大家潜下心来,各自寻找突破口,不断吸收、借鉴边缘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一点一滴地做起来,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必定可以丰富和深化本学科的理论研究。我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合唱指挥学科的理论体系也一定会很快建立起来。

陈家海

(该文发表于《中国音乐教育》2011年第3期)

目 录

对合唱指挥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代序)	1
“三论”视域下的合唱指挥艺术/杨天宏	1
对“杨氏合唱训练体系”形成的理论思考/陈家海	47
中国合唱教育百年回顾与反思/陈家海 李法桢	56
中国合唱艺术的津梁——“杨氏合唱训练体系”/袁 凯	70
张以达合唱训练研究/陈 丹	78
论民族交响合唱《木兰辞》创作特色和指挥演释/袁 凯	163
论合唱在威尔第歌剧中的应用特征/徐文博	208
清唱剧《霜降之歌》的音乐创作分析/赵 珊	289
王震亚的琴歌编创艺术研究/贾俊芬	353
浅析中国流行合唱的风格特征/许 梦	402
现阶段我国高师合唱指挥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陈家海	437
合唱艺术的追梦人	441

“三论”视域下的合唱指挥艺术

杨天宏

摘 要

本文是一篇应用理论研究方面的科研论文。文章主要研究音乐学学科下合唱指挥艺术的理论资源发掘和理论体系建设问题。文章的中心是探讨被合称为“三论”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基本模型、概念、原理、思想方法能否对合唱指挥艺术产生具体理论启示的问题。

文章在整体结构上分为引论、本论、结论三部分。其中本论部分又分为三章。第一章中首先介绍了信息论的基本通信系统模型,并根据其基本观念指出,指挥者指挥语言传达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通信的过程。此过程的关键在于信号编码问题,即合唱指挥艺术语言如何更好地表达指挥者对乐曲的理解并能将其准确输送给每一个合唱队员的问题。为此本章又对合唱指挥的信息编码原则进行了探讨,进而对合唱指挥的艺术语言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这个过程,证明了信息论的编码原理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合唱指挥艺术语言中的许多具体现象和问题。第二章接着探讨了控制论的基本模型与合唱指挥的对应关系。文中认为,指挥者对于合唱队的具体指挥活动,正是一个控制全体合唱队员的演唱效果尽可能接近乐曲艺术内涵和预期审美表现性的实践活动。为了控制活动目标的实现,同样需要信息的输入、输出和反馈,由此建立起了合唱指挥的基本控制论模型。鉴于指挥过程的实际情况,又借鉴控制论中前馈装置的原理,结合前期要求和预备拍的概念,将合唱指挥的基本控制论模型修正完善为一个前馈——反馈系统模型。本章最后还揭示了控制论的一些具体方法对于合唱指挥实践操作的启发意义。第三章总括性地介绍了系统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主要思想观点,从而建立起了合唱指挥艺术也是一个整体上包含着纵向和横向诸多要素的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的观念,呼应了前两章中已经将合唱指挥艺术的具体实践操作过程和指挥艺术语言编码通信过程都看作一个系统的提法。同时文章进一步指出,合唱指挥作为人类艺

术活动的一种特定形式,合唱团体作为人类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其整体关涉众多,结构复杂。要实现其功能与目的都必须综合考虑,多方努力,而系统论的相关原理刚好可以为我们提供启迪。文章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指出,“三论”之间存在着一种交叉渗透与关联互补的关系,它们可以综合应用在合唱指挥艺术领域中,分别从具象分析层面、实践操作层面和宏观指导层面为合唱指挥艺术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方法,从而为这一特定学科全方位多层面的立体学理建构作出了重要的启示,丰富了合唱指挥艺术的理论体系。

本文综合运用了哲学、逻辑学、音乐学、社会学的有关知识,采用概念演绎、定性分析、模型建构、比较验证等研究方法,结合合唱指挥艺术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探讨,就合唱指挥艺术的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与解答,并作出了相关的展开论证。

关键词: 信息论 控制论 系统论 合唱指挥

引论:呼唤与回应

第一节 合唱指挥艺术呼唤方法论

合唱指挥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一名纯熟的、优秀的合唱指挥家必然需要大量舞台演出实践的历练与经验积累;合唱指挥艺术又是一门专深的学问,作为艺术学学科体系下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需要对艺术的一般规律及本方向的特殊规律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需要特定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因此,对合唱指挥艺术的研究,既需要实践经验的总结,也需要理论方法的支撑。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合唱指挥的研究,相当多一部分成果仍然是以指挥心得随笔、指挥经验总结、指挥技巧介绍等形式出现的,如著名指挥家马革顺教授的系列论文《击拍图式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合唱指挥的教学与排练随笔》、《指挥时动作的主动与被动——合唱指挥的教学与排练随笔之二》、《咬字与吐字——合唱指挥的教学与排练随笔之三》(《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1、3、4期发表)便是被冠以“随笔”之名。这些经验随笔当然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它是指挥大师们数十年心血和智慧的凝结,是合唱指挥界宝贵的经验财富。但是,就整个合唱指挥学科来说,仅仅只有这类文章还是不够

的,还需要理论化、系统化的学术研究与学理分析。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有了马老早年的《合唱学》,这正是老一代指挥家试图将合唱指挥艺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一种努力;是合唱指挥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化、系统化的一种积极的尝试。其后国内相继推出的《合唱指挥知识》、《合唱指挥法》、《合唱与指挥教程》、《合唱指挥艺术》等,正是朝着这一方向的持续探索,是合唱指挥学科理论体系不断生长的节节枝干。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探索和建构远未最终完成。相对于合唱指挥的丰富实践和辉煌成就而言,这些理论研究和建设仍有很大的深入和拓展余地。因为这类著述仍以一般性的介绍和初步系统化的经验总结为主,多是带有“教材”、“教法”的性质;而以一定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对合唱指挥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本体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截止到2010年3月31日,本人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以“合唱指挥”与“理论”或“方法论”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所能搜到的论文仅仅为两篇,并且所涉及的还都是教学理论片断。由此可见,在借助一定的理论体系或科学方法对合唱指挥领域的诸问题进行归纳阐释方面,仍然呼唤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

那么,国外合唱指挥艺术理论研究又进行得怎样呢?限于资料收集有限,本人不敢妄下论断。但我可以援引两位国外指挥家的话来作为代表。前苏联指挥家康德拉申曾开列了一大串他认为指挥理论应该涵盖的内容:“依我看,指挥理论是把指挥家用来取得想要的结果的一切手段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正确的对比。指挥家处理方法的特点,从钻研总谱的过程中琢磨演奏构思起,经过排练过程的所有的阶段,一直到音乐会演奏,都应当从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研究。理论还包括给指挥家风格的概念下定义,介绍各个指挥学派的特点,说明由于指挥家的演奏实践他的理论概括的作用(论指挥的科学),指挥家活动的社会教育方面,他在培养音乐表演人才以及训练下一代指挥家方面的教育意义,相应于现代生活的表演艺术的发展……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长时间地开下去。”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要知道理论还没有形成呢!”^①从这里我们便可以了解到这位国外指挥界的前辈对合唱指挥艺术理论建设的期望和遗憾。无独有偶,德国指挥家海尔曼·舍尔欣也曾感慨道:“我们甚至连一种我们这门艺术技巧的理论学说都没有,这种理论学说是为老师、同样也为学生系统地提供练习材料的,而且在逐渐的发展中是会改变指挥问题的。那些直到如今已经出版了的关于指挥的书籍,会有对实践的评论,对观点的论争,至多是对作品上演的建议。再就是人们还可以看到那最主要

① [苏]基里尔·彼得罗维奇·康德拉申.指挥家的境界(灵感形成规程):与弗·拉日尼科夫的谈话(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的指挥能用动作的公式化图样。可是人们该怎么样来指挥,怎么样自己来学习指挥,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地方做过详细论述的。”^①当然,这话说得太过绝对,因为舍尔欣本人便发表过不少指挥理论。但至少他也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指挥理论进一步丰富的殷切期盼。

基于上述理由,本人在合唱指挥实践的基础之上,开始尝试进入关于合唱指挥方法论的研究。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本人更进一步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②,单有理论或实践都是不够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两极,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而对于合唱指挥艺术来说,我们当前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诚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③为了促进合唱指挥艺术的发展,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人类精神思辨的领域,向各种科学方法论汲取学养、广泛借鉴,从而将合唱指挥艺术理论进一步完善,以最终起到深化认识、指导实践的作用,这就是本篇论文目的之所在。

第二节 选题分析与概念界定

在全面展开论述之前,首先有必要对本选题及相关概念进行一番分析与界定:

就选题而言,本文是一篇基础理论研究性质的学术论文,所探讨的是由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组成的“三论”^④对合唱指挥艺术的理论启发意义,以及参与合唱指挥艺术理论建构可能性的问题。文章目的在于,将通常作为哲学方法论或一般科学方法论的“三论”转化为具体科学方法论,从而实现其对合唱指挥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最终促进我们在这一领域内认识和实践上的双重进步。这一选题的意义在于:

第一、为丰富和发展合唱指挥艺术的理论建设进行了积极地尝试。

① 清·程登吉,幼学琼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② 清·程登吉,幼学琼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④ 为了和后起的由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所组成的“新三论”相区别,亦称由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组成的为“老三论”,参见建宏:《“老三论”与“新三论”》[J],《理论建设》1986(02)

如前所述,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理论建设都不能简单停留在心得总结和经验介绍的层面上。因为就人类思维的规律来说,这仅仅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然而,要实现对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仅仅只有感性认识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将之上升为理性认识,并最终形成系统的学理化表述,即形成“思维的具体”,方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客体。对于合唱指挥艺术来说,更是尚需新的理论资源的汇入和理论系统的完善;本选题的展开,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种积极的努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三论”诞生至今的六十余年间,已被广泛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参与一些具体学科的理论构建;但在合唱指挥艺术领域,却至今尚未有人尝试。因此,本选题在此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理论开创性。

第二、将最初运用于工程技术领域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引入合唱指挥这一艺术学学科下特定领域,实现了从一般科学方法论向具体科学方法论的有效转化。

兴起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三论”最早本是用于解决工程技术领域相关问题的,可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思维方式渐渐越出了这一领域而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渗透,因而具有了哲学方法论的特性,成为更具普适性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本文则又将这几种带有哲学方法论意味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合唱指挥领域,从而实现了其从一般再复归于具体的认识再深化。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

第三、在理论移植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合唱指挥艺术的再梳理,强化、深化了对其相关特点规律的认识,同时也锻炼了作者的理论思辨能力。

理论是我们在思想中把握对象的一种基础框架,是对事物进行认识分析的出发背景。理论框架的转换就意味着观察视点、思维方式的转变,因而引入一种新的理论也就意味着对认识对象的一次新的解剖与发现。因此,我们将“三论”移植于合唱指挥艺术理论领域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次对这一艺术进行再认识的过程。这种认识不是过程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全新的分析与阐释,是对合唱指挥艺术规律、特点的重新归纳与界定,是其整个理论认识的深化。同时,通过这样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彼、由表及里”的改造梳理功夫,亦能够让研究者的理论思辨能力得到一番大的锻炼,从而获得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作为一篇硕士学位论文,这也是该选题的直接意义之所在。

接下来,对本选题涉及的几个概念进行一个分析与界定:

“三论”

这是诞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三种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合称,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人们摘取了这三论英文名词的第一个字母,亦将其称之为SCI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兴起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三种现代科学方法论,英文简称为DSC论。为了相互区别,人们将后者称为“新三论”,前者则改称为“老三论”。本文则继续使用最初“三论”的提法。至于这三论中每一理论的具体介绍,则在后文再详细展开。唯独需要提前声明的是,关于系统论,后期也有人将之称为“系统科学”,以之涵盖了老三论的所有内容,将信息论、控制论归为该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则仍取系统论扩展之前的内涵与外延,视之为与另二论并列的范畴。换言之,本文中的系统论为“一般系统论”。

“视域”

这是一个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狄尔泰和其他现象学及解释学哲学家们的著作中被赋予了特殊哲学意义的词;尤其是胡塞尔,他运用这一概念进行了其先验现象学的建构^①。本文则主要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理论视域”或“理论视野”的内涵出发来使用这个概念,用以指称对某一对象进行认识时所采取的基本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即认识活动基础资源的凭藉和限定。在这个意义上,“视域”本身又构成认识活动的一种“中介”或“背景”,视域不同,观察事物的整体框架与角度也就各不相同。例如《红楼梦》,从文学的视域出发,可以解读出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从社会学的视域出发,可以得出封建社会四大家族逐渐没落的印象;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出发,可以得出封建制度已经落后腐朽的结论;从文化学的视域出发,则可以觅出清代社会风俗礼仪等诸多细节……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视域出发,去审视合唱指挥艺术。在本文中,“视域”就是我们进行分析研究的理论中介与思想基点。

“方法论”

“方法论”是一个我们常常用到的哲学概念,根据《方法论辞典》的定义,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式、方法的理论体系。”^②方法论在不同层次上有哲学方法

① 安道玉,解析胡塞尔的“视域”概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② 刘蔚华,方法论辞典[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是哲学方法论;研究各门具体学科,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相关领域的方法理论是一般科学方法论;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是具体科学方法论。由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组成的“三论”原本诞生于工程技术的具体领域,属于具体科学方法论的范畴;后来又逐渐扩展到许多相关领域,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升格为一般科学方法论;其基本思维方式经过相关学者的提炼与发挥,又使之渐渐具有了哲学方法论的性质。而本文所要做的,则是从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层面上对合唱指挥艺术这一特定领域进行观照,从而使之再具有具体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本文在不同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时,将予以必要的说明。

第一章 信息论与合唱指挥艺术

第一节 信息论的基本模型与合唱指挥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信息”这个概念早已耳熟能详,诸如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的提法不绝于耳。然而,最早将信息作为组成客观世界的基本要素加以确认,并以信息作为核心概念构建一门理论的,还是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信息论的兴起。信息论最初是人们在通信工程的实践中,由通信技术与概率论、随机过程和数理统计相结合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理论。信息论的奠基人是美国科学家香农(Shannon 也译申农、仙农)。香农于194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为信息论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又经维纳、费希尔等人的发展,信息论的影响得以进一步扩大。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理论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概念的不断深化,信息论所涉及的领域早已超越了通信工程的范畴,渗透到诸多人文、社会学科,日益得到众多领域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已经具有了哲学方法论的性质。本节我们就对信息论的基本模型与主要思想观点进行一番必要的梳理与介绍。

一、信息论的基本模型

香农最早建立了一个通信系统模型(图1)来引出了信息论的基本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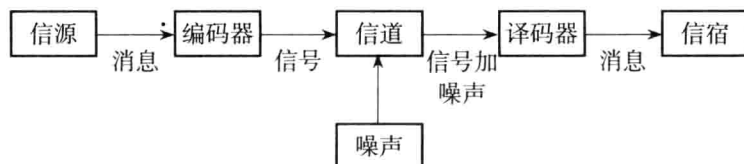


图1:通信系统模型

(一) 信源和信宿

信源也就是信息源,它能够形成和发送一种消息或消息序列,这种消息有待于传送给接收端。信源是多方面的,不仅人可以发出信息,自然界的所有物体都能发出信息,成为信源。

信宿也就是信息接收者,它能够接收消息,并使消息再现,从而达到通信的目的。信宿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如收音机、电视机、电脑等。

通信的目的在于解除信宿对投送消息的不确切性。要实现这个目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信息从信源发出。信源发出包含有信息的消息。消息则一般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语言、文字、图形等等。对于信宿来说,信源发出的消息或符号是不确定的。在信宿接收到消息之前,信宿对信源什么时候发出消息,发出什么消息是不了解的。——如果了解,也就没有了通信的必要。因此,信源所发出的消息和信号总是不确定的,具有未知性、随机性。

(二) 信道和噪声

信道是传输信息的媒介,是信源和信宿交换信息的通道,是构成一般信息流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道传输信息总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信息便存储在信道之中。因而,从广义上说,信道不仅承担了信息的传输任务,而且也承担了信息的存储任务。例如用书信传送信息,发信人必须先将信息用文字形式书写在纸上,然后通过邮寄送至收信人手中。这既是一个信息传输的过程,又是一个信息存储的过程。把信息用文字形式写在纸上实际上是把要传达的信息存储在纸上。信道效能的关键是信道的容量,要设法扩大信道的容量,以达到用最大的速率传送最大的信息量。信道有多种多样,纸张、电话线、无线电波等都可以成为信道。

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信道常常受到一些干扰,使信宿收到的信号与发送端发出的信号出现一定的差别,这就是噪声。在噪声干扰的情况下,信宿收到的不只是信源发出的信号,还掺杂着进入信道的噪声,即信号与噪声的合成。噪声也是无处不在,多种多样的。在通讯系统中所遇到的噪声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系统外噪声(如雷电、宇宙辐射